



海水 也无法冷却的心灵

文人雅识

《读者》杂志社 编

流逝的是时间，不变的是经典。
陪伴我们成长的人生纪念，
岁月沉淀下历久弥新的文字记忆。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海水也无法冷却的心灵

文人雅识
《读者》杂志社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水也无法冷却的心灵 / 《读者》杂志社编. -- 福州: 海峡书局, 2015.7

(《读者》杂志典藏精选书系)

ISBN 978-7-5567-0095-0

I. ①海… II. ①读… III. ①人物-列传-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2795 号

海水也无法冷却的心灵

著 者: 《读者》杂志社 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 110 号海鑫大厦 7 楼

邮 编: 350001

印 刷: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567-0095-0

定 价: 28.00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读者》杂志典藏精选书系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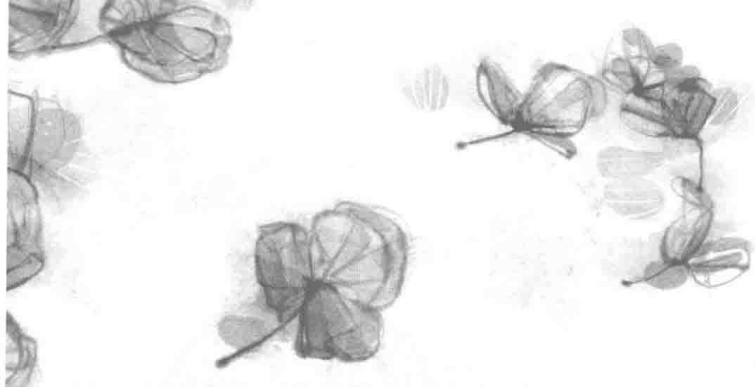
CONTENTS

Chapter.1 吾貌虽瘦，必肥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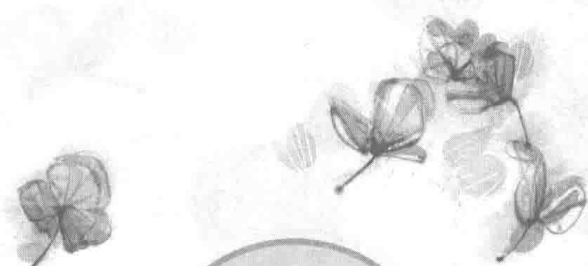
- | | |
|-----|-----------------|
| 002 | 吾貌虽瘦，必肥天下 / 权 野 |
| 011 | 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 / 方进玉 |
| 017 | 大将罗瑞卿 / 点 点 |
| 029 | 朱德和彭德怀 / 权巴金 |
| 033 | 将军泪 / 刘亚洲 |
| 042 | 隆美尔的珍宝 / 徐晓晴 编译 |
| 049 | 隆美尔元帅之死 / 金永华 |

Chapter.2 陈布雷的笔

- | | |
|-----|--------------|
| 054 | 陈布雷的笔 / 植 耘 |
| 058 | 贝多芬的一生 / 袁厚春 |
| 064 | 罗丹塑雨果像 / 郑锡平 |



- 067 | 勃朗台三姐妹和弟弟 / 叔巴金
- 069 | 春风难逾礼教关——胡适的婚姻与爱情
/ 李晚成
- 078 | 丰子恺潇洒的一生 / 丰一吟
- 084 | 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
/ 亨利·达纳·汤姆斯
- 088 | 克洛德尔的悲剧 / 罗伯特·沃尔尼克
- 093 | 朋友—冤家—挚友 / 佚名
- 096 | 肯尼迪“双棺案” / 梁柯
- 098 | 叶赛宁的爱情悲剧 / 王仲典
- 105 | 硬汉海明威 / 宋毅田杰
- 111 | 英格丽·褒曼与萧伯纳 / 艺汀
- 113 | “狂人”画家凡·高 / 刘世忠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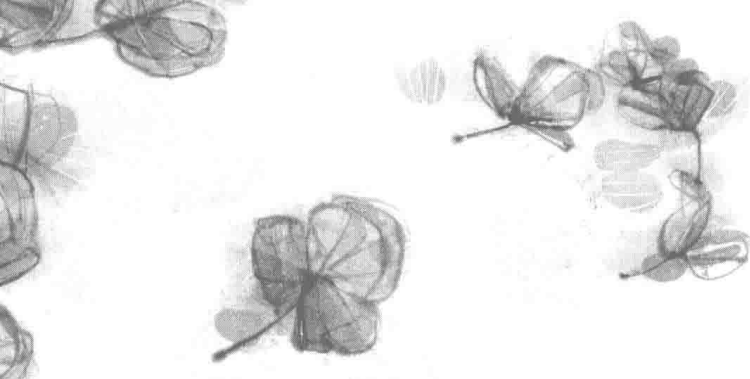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3 波澜人生

- | | |
|-----|-------------------------------|
| 120 | 法国谍王——戴戎 / 唐 宋 |
| 127 | 从刺客到被刺的汪精卫 / 闻少华 丁贤俊 |
| 132 | 盗亦有道——窃贼彼得森的故事 / K. Michaelis |
| 136 | 格瓦拉身边的猛禽 / 朱 从 译 |
| 141 | 海伦的故事 / 辛树林 编译 |
| 145 | 记安娜 / 文 尔 |
| 149 | 纪念章与表链坠子——契诃夫的故事 / 佚 名 |
| 153 | 纪晓岚才思敏捷 / 佚 名 |
| 156 | 拿破仑与小鼓手 / 杨 叙 编译 |
| 158 | 领事凶杀案 / 佚 名 |
| 160 | 那一场音乐会 / 吴基民 |
| 165 | 最后一位清宫太监 / 钱 枫 |
| 171 | 我的保镖生涯 / 李尧臣 |
| 178 | 原子弹落下那一天 / E. Sawyer |
| 183 | 寻找希特勒的牙医 / 叶连娜·勒热夫斯卡娅 |



Chapter.4 历史的碎片

- | | |
|-----|------------------------|
| 190 | 尼克松的私人档案 / 佚名 |
| 194 | 从武媚娘到圣神皇帝 / 史石 |
| 202 | 圣雄甘地 / 佚名 |
| 207 | 施耐庵与《水浒》 / 曹洪朱 |
| 213 | 史蒂文森的财富 / 纪川译 |
| 217 |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 杨汉章 |
| 223 | 和氏璧的故事 / 张红华 |
| 227 | 逃脱术大师霍迪尼 / 吴然编译 |
| 230 | 小天使摄影师约瑟·史乃达 / 阿蓝·里普 |
| 233 | 血溅宫廷的邮票 / 罗肖冰 |
| 236 | 耶稣的裹尸布 / 杨海军编译 |
| 242 | 最后的跋涉——R.F.斯科特海军上校日记片断 |

/ 肖聿编译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5 格物

- | | |
|-----|------------------|
| 248 | 动物的忧伤 / Б.谢尔盖耶夫 |
| 250 | 古代的化妆品和化妆术 / 戴永寿 |
| 254 | 世界第一珍邮的百年史 / 蔡绍彬 |
| 260 | 古籍图书中的避讳 / 舒治禄 |
| 263 | 人蚁激战 / 彭嘉宝 |
| 268 | 两片树叶的故事 / 艾·巴·辛格 |
| 271 | 漫话佛牙 / 刘重来 |
| 274 | 门神的故事 / 廉晓春 |
| 277 | 假死 / 佚名 |



Chapter.1

吾貌虽瘦，必肥天下

吾貌虽瘦， 必肥天下



他们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他们的讲述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真诚。

一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了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卫士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

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现在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着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这样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

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当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我们只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睡着了，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只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上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道：“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

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

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着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

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

“总理……”

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

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袖套，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

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连忘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搐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

的隆隆回响。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走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他刚能下地，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

“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脸上恢复了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的。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褶皱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着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至于任何一位在场的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

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

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

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三

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 and 责任！”

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定要来请示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2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着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替值班守在周恩来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守在总理身边，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

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一样淌下来。